500多万考研大军没能等来2023年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延期的消息。这意味着，12月24日，他们将走进考场。与此同时，越来越多的考生“阳”在了最后关头。

带着病症以及对奥密克戎的担忧，有人选择“弃考”，有人只想尽快结束这段身心俱疲的征程，给自己一个交代。也有人阳过之后发现，考研不重要，活着就挺好。

文 × 高敏 张铭祖

编辑 × 雪梨王

考研人数近五年翻了一番多——2017年，全国考研人数首次突破200万。2022年达到457万。据新东方预测，参加2023年研究生考试的人数可能突破520万。

与此同时，越来越多考生“阳”了，这为本就激烈的竞争平添了不少波折。对此，教育部、国家卫健委和国家疾控局按照“二十条”和“新十条”，要求实现“如期考试、应考尽考、平安研考”，同时要求考试区域可以根据需要设置核酸阳性考场。

这500万走在考研独木桥上的人，有人已经是“三战”，有人刚刚经历完隔离和封控，也有人在最后冲刺时刻病倒。这届考研人，注定艰难。

决定弃考的时候，我的梦想没有了

小鹿|22岁，河北

距离考研还剩一周的时候，我决定放弃了。

第二天，我躲在房间里大哭了一场。当天的身体状况其实能复习了，但我想，自己已经放弃了，还复习干吗。于是那一天我打了游戏，看了电影，刷了短视频，“荒废”了一整天，但每一秒都觉得煎熬，我没能从那些平时的娱乐活动中获得一丁点快乐。当我对妈妈说自己要放弃考试时，我的梦想没有了。

做出弃考决定，是在我“阳了”的第四天。我不怕生病，但担心生病会影响状态。这段时间，我每天把自己裹得严严实实，最多只去小区门口的超市买点东西，每次买完都会消毒。

在学校备考期间，小鹿拍到的风景。

但不知怎么，我就是阳了，病症还挺严重。

我从（阳了的）第二天凌晨就开始发烧，前三天几乎失去了行动能力，连书都拿不起。第四天我终于可以爬起来背书，却发现效率特别低。

因为疫情，我们这边快递10月份就停了。我10月买的政治、英语和专业课的历年真题，到现在还在快递站点没动过。我看网上消息说，预计12月26号疫情达到峰值，24、25两天是考研的日子，很难想象考场上会是怎样一番景象。

由于快递停运，小鹿买的考研真题至今没有收到。

我得去市里考试，车程一个多小时。我担心自己住酒店或者在考场上再次感染，身体受不了不说，肯定会影响考试状态。

那天晚上，我跟我妈说，今年考研不去了。我妈是那种对我抱有“盲目”信心的母亲，我们吵了一架。我说你不要一味相信我，你看看我需要学习的任务量有多少，而我又掌握了多少；我妈说，其他人也不一定是完全准备好就上考场的。

后来我不舒服，就睡了。第二天起来，我的症状开始消退，我妈却发烧了，我便忙着照顾她。接下来两天，我们也一直在争吵。我感到自己记忆力在下降，现在（12月20日）已经第七天了，我还是感觉头顶有一根神经特别疼。到今天，我们才一起慢慢接受了我放弃考研这个事实。

我今年本应是“二战”考研，目标是江浙一所985院校的文学类专业。第一年很可惜，我离国家线差了二三十分。不过去年跟现在比，仿佛是两个世界——当时不用说“阳了”，就算是密接也要被隔离，没法参加考试。

小鹿带回家的考研资料。

但我还是想读研。在我们这个小县城，女生要想打破自己既有的毕业、结婚、生子的路径，必须走出去，出人头地。

一次家庭聚餐上，有个亲戚直截了当告诉我，像你这么大的闺女，完全可以嫁人了；有个工作，2000块一个月，很清闲；女孩子不需要找太忙的工作，这个正适合，以后结婚了也方便顾着家里。临了，他还说，自己认识一个小伙子，专科快毕业了，可以介绍给我。

我突然意识到，如果不能凭自己努力往更高的地方走，那我要找的对象只能局限于比较低的层次。我还没谈过恋爱，对婚姻也没多大向往，但我希望我的另一半至少在智识和视野上比我宽阔，否则我宁愿单身。

我想要变得更好，不论是学历还是能力，这样，我才能有拒绝的自由。或许考研也是一个逃避的途径吧，至少我还要读两三年书，不用立刻去面对这些问题。

我所在的省份一直都在封校，我读了四年大学，后来的三年里，每年封两次，一次一学期。我记得大一时，学校外面有条小吃街非常热闹。大三的时候，有机会出去了一趟，我发现那条街整个都萧条了，店铺都已经大换血。

到了今年五月，学校通知大家，如果处理完了毕业事宜，就可以回家了。听上一届学姐说，她们2021年毕业时，拍了学院大合影，组织了毕业典礼，院长亲自给大家拨穗，还有毕业晚会和毕业生纪念品。

小鹿好不容易在图书馆占到的考研厢。

我们这一届什么都没有。我花了三四天时间买票、收拾行李，最后借了学士服，约了舍友在学校里拍了组照片，就算和大学生活告别了，毕业证都是后来邮寄过来的。

拖着行李箱走出学校大门时，我感觉自己的青春结束了。

讲了那么多考研的事儿，我知道感染、疫情，可能都是借口，我只是临场当了逃兵。接下来，我会继续准备明年的考试。我清楚，明年大概又是一场腥风血雨，我也知道，我也许不得不面对自己就是个普通人。

“冲劲从100%掉到了50%，我只想给自己个交代”

吴晓|21岁，陕西

12月16日，我去学校快递站取“肖四”（肖秀荣考研政治终极预测4套卷），取回来就阳了。

我跟一个朋友一块去的，我们非常小心地每人戴了两层医用口罩，取回快递后还喷了一通酒精才拆开。结果当天就不对劲了——先是朋友开始咳嗽，第二天发烧，第三天我开始高烧不退，连续几个晚上没睡着。

最难受的是第二天和第三天，我躺在宿舍床上，爬都爬不起来。上个月，学校老师挨个敲宿舍门，通知大家尽快离校，所以现在只留了考研的学生在。我不敢回家，当时还没放开，我担心两头跑都要隔离。那个时候回家，相当于放弃考研了。

晚上是最难受的，我基本上每半小时会醒一次，半梦半醒间只觉得全身都在烧，最严重的时候感觉再不喝水自己就要死了，嗓子像刀割一样疼。我想努力看看书，但发现连看手机的精力都没有，头又胀又晕，感觉随时要爆炸。状态最好的时候，只能躺着背背单词。身体情况不允许我在最后一周冲刺一把了。

我真的对考研没有延期很失望，而且应该不止我一个人这么想。

不只是现在阳了耽误时间，11月中旬，我曾被隔离了8天。学校之前一直封校，那时候突然放开了，我跟同学出去吃了顿海底捞。只出去了两个多小时，回来后，我的健康码变红了，因为有个确诊去过同一座商场的KTV，我成了“密接”。

密密麻麻的复习笔记。

当天我就被要求立刻搬去另一栋隔离宿舍。我的考研资料都在图书馆，拿不了，只好拖着行李，搬进了隔离宿舍，用iPad看一些电子资料。

在隔离宿舍，我们也是4个人住一间，每天通过学校的外卖小程序点餐，再去楼下取。我们每天要聚在楼下排队做核酸。楼里不能洗澡，中途我实在受不了，偷跑回宿舍洗了澡，也并没有人管。现在想想，那才是一个月前的事。

我学的是会计，打算跨考教育学。大三的时候我偶然考了教师资格证，发现自己对教育学很感兴趣。我从去年四五月份就开始准备考研，还挺享受每天努力学习的状态。

状态最好的时候是九十月份。图书馆闭馆后，我回来还会再去电梯口背书，状态好的时候能背到半夜12点，时间不知不觉就过去了。那时候我壮志满满，觉得自己考研有100%的把握，可经过后两个月的折腾，我的信心一下子掉到了50%，现在身心俱疲。

我有过许多担心——月初没说分阴阳考场时，我害怕自己万一阳了不能考试，毕竟准备了一年多，总不能连卷子都摸不到吧。我现在“阳过”了，恢复得差不多了，又担心自己考试前万一再“阳”了怎么办。如果考试时我不舒服，就要戴着口罩憋三个小时。我现在每天都还在咳嗽，到时候万一还不好怎么办？我还担心考完回去传染给家里的老人和小孩。

我现在很烦躁，到了背政治大题冲刺的阶段了，可我一眼都不想看，觉得书本里是一个美好的乌托邦。前几天，看到国考延期，我又抑郁了，为什么国考可以延期，考研就不行？

考研曾经是我的梦想，我奔着那个目标冲了一年多，但无论今年发挥得怎么样、结果如何，我都不想再考了。我太累了，也不想再背政治了，只想快点结束，好好休息。我觉得能坚持坐在考场上、把卷子答完就不错了，给自己一个交代就好，这件事也算划上了句号。

“第三次考研，我担心还是上不了岸”

林昊|24岁，河南

今年是我第三次考研。我一度达到了“沉迷备考无法自拔”的境界，报了离家200公里的一所位于郑州的考研学校。身边的人都是“研友”，学习氛围比在家浓厚许多。从考研学校回到家的这段时间里，我除了下楼搬运行李，几乎就没出过门，但还是感染了新冠。

病毒在我家形成了一条传播链——我奶奶先“阳”了，传染给了爷爷；爷爷“阳”了之后传染给了我爸妈。我在上周五（12月16日）中招，新冠把我家里“一锅端”了。现在家里的其他人基本恢复了，我还有一些咳嗽。

因为前两天高烧不退，我在第三天去医院打退烧针。打完针后四个小时左右，我才慢慢退烧。高烧的时候，我的状态尤其亢奋——睡不着觉，浑身冒冷汗，连呼吸都能感觉到自己的心脏在痛，心跳也超快。那两天晚上，我顶多合了一两个小时眼。也许因为我平时很喜欢乒乓球，睡不着时，脑子里浮现的全部都是乒乓球画面，考研早已被我抛在了脑后。

最痛苦的时候，我感觉考研就是身外之物，活下去才是更重要的事情。

退烧之后，我感受到了疲惫感，开启了补觉环节。我这几天基本上早晨9点起床，下午1点睡午觉，睡到下午2点半才醒——这与我感染新冠之前的作息完全不同。

不想去考研学校的食堂吃饭时，林昊会在宿舍吃泡面。

我今年考研本打算报考中南民族大学的民商法专业。从五月份开始，为此准备了四个月。九月专业出了大纲后，我发现招生计划缩减了不少，预感到报考压力会增大，就换了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的环保法专业。此时留给我的备考时间只剩两三个月了，我有一种不太好的预感，而感染新冠更让我觉得难以成功上岸了。

家人很理解我目前的处境。我感染后，他们让我好好休息，安慰我说考上考不上都无所谓，大不了去找工作。而另一个同学在感染新冠后，想休息一下，却被家长指责是在偷懒。

我有时候也在质疑，三战考研真的有意义吗？当时毕业的时候直接走校招会不会是一个更“香”的选择？但我知道，如果当时直接去工作，同样也会有遗憾，遗憾自己当初为什么不尝试考研。既然已经做出了如今的选择，那就顺其自然吧。

我今年的备考也经历了封控。考研学校从10月中旬开始封闭式管理，到了12月初，我才从郑州回家。

11月中旬，学校传出有新增阳性病例，虽然自习室还正常运转，但去自习室的人明显少了很多。封闭式管理期间，食堂的饭菜又贵又难吃，一小碟拌了麻酱的黄瓜，居然卖5块钱。一小勺西红柿炖牛腩，要价16块。虽然我提前囤了一些泡面，但也不可能天天吃泡面，总归还是得被学校食堂“宰”。

那段时间快递进不来学校，一些必备的纸质版学习资料也搞不到。还好我和舍友关系不错，我是文科生，他们是理工科学生，专业不同，但我们会共享一些公共课的学习资料，相互鼓励着共渡难关。

封闭式管理期间，考研学校超市里被抢购一空的货架。

11月底，传言说郑州会封城，有同学担心影响到自己回到外地考点考试，便申请离开了学校。我当时也有类似顾虑，我的考点在我家乡，距离郑州还有200多公里。我很担心到时候不能正常返乡，耽误考试。12月初疫情管控放开后，我如愿地回到了家乡，但是没想到会在考前一个星期感染新冠。

我的考点发短信提醒我到时候直接去阳性考场，并且要自备N95口罩。按照当地要求，我12月19日去做了个核酸，并上传了核酸结果。我不担心去阳性考场，我的症状已经减弱了——之前症状很强烈，我怀疑自己感染了毒性很强的毒株，那可能意味着身体恢复后会有较强的抗体吧。对于别的毒株而言是“降维打击”，所以也就“无所畏惧”了。

我只希望考试那天不要有症状，好让我安安心心考完，尽可能发挥出自己的水平。

“马上要考试了，我还在期待一个延期通知”

张可|22岁，河北

我已经“阳过”了，最严重的症状都已经挨过去了。

但我仍然担心在考场上二次感染。北京已经公布了死亡病例，我身边也有认识的有基础疾病的老人去世，一位是我舅舅家的老人，一位是认识的阿姨。万一我再次感染了，谁也不能保证我回家后家里的人也会没事，我害怕将病毒带回家。

今年要分阴阳考场，我觉得我应该去不了阴性考场。据说核酸要十几天之后才能转阴，哪怕我抗原阴了，核酸结果也可能是阳的。如果最后安排我去了阳性考场，我能想到，现场一定咳嗽声不断。考场需要安静的氛围，我很担心自己被外界打扰，影响考试状态。

我复习压力不是很大，因为我从大二就开始准备考研了，一直按部就班学着，现在就是最后的归纳整理阶段。我的焦虑主要是心态上，我很不理解，过去三年，即使社会面大家照常逛街吃饭，大学生却一直被封在学校。现在放开管控了，大家都不出门了，我们却要上考场——这是500万人的考试，每个教室都会聚集起很多人，这样真的合适吗？

我自己阳了之后一直没有出门，但我知道有人是会照常出门去买东西的，我有亲戚就是这样，感染的第三四天，带着病毒往外跑。我觉得这是不合适的，因为肯定有人不想要感染。

我又想到，进考场的时候是要进行人脸识别的，那就得摘口罩，包括考前两三天要做核酸，也要摘口罩，万一感染了怎么办？一般感染完两三天会发烧，那不就刚好在考试的时候吗？况且很多人家里都有老人，身上或多或少有点基础疾病，谁能保证不好的事不会发生在自己家人身上呢？我不敢放松警惕。

12月20日晚，河北省要求考生入场时需出示72小时核酸检测结果或抗原自测结果照片。

我从大二就开始准备考研了。我记得那是一个周四晚上，某家考研机构来学校做了讲座，讲当前就业形势和考研形势多么严峻，我当场“破防”了，周五就跟家里人说我要考研，周六找小伙伴商量，周天我们就一起报了补习班。我们班30几个同学，考研率93%。

我学金融的，考研也打算继续考这个专业，毕竟这个专业可以“搞钱”。我一定要考研，因为不考研就要去找工作，工作了就要去相亲。我将来想进高校做老师，所以一定要考研，将来还要读博。

我现在在家复习。11月的时候，学校突然通知大家离校，在两个多小时里，我疯狂收拾了行李，打电话喊家人来接我，然后带着两个行李箱、一个书包和一个麻袋匆忙离开了学校。走的时候床上的被子都没来得及叠，卷成了一坨。

很多今年考研的学生在网上呼吁延期，我每天醒来都立刻去刷最新的消息，看看有没有延期。我现在的状态是，要是不延期，我就爆炸了。

我最生气的是，放开后半个多月正是感染的高峰期，大家要么刚感染完，要么还没感染。没感染的人可能会感染，感染过的人可能会二次感染。我想起来自己感染的前三天晚上，要么因为发烧睡不着，要么因为咳嗽睡不着，嗓子疼到想哭，加上鼻塞，只能用嘴呼吸，一呼吸嗓子就更疼了。

大家都很焦虑。有个朋友的家人阳了，为了避免感染，朋友就早早离开家住到附近的酒店去了。还有同学家离考点60多公里，考试时只能去住酒店，但有的酒店要核酸，如果阳了，可能没法住。我这两天还看到网上有人在求帐篷，担心没法住酒店。

我的心态从一开始的期待，慢慢变成了难受，到现在是愤怒和焦躁。我时不时就要去打开各类社交媒体，不停刷消息，看有没有关于考研的最新进展。

这几天，我尽量每天学习到夜里12:30。万一没考上，我打算去考银行的职位，先找工作，同时再备考“二战”。只要考上了，我一定去读书。

前几天江苏举行了省考，我在网上看到消息说，考场门窗都是开着的，为了通风。我估计我们考研也会开窗，但现在都零下了，我打算带个暖水袋去，再带好酒精，得到处喷喷。

24号就要考试了，我还在期待一个延期通知。

“‘阳过’后，我觉得活着挺好，考不上就考不上吧”

程恬|23岁，安徽

我感染新冠的经历比较“好笑”。一两个星期前，我爸办公室出现了一个阳性患者，我妈为了不耽误我考试，就让我爸爸去住到外婆家，把我外婆接到了我家。结果我外婆阳了，第二天，我就开始出现症状。

听说父亲成为密接者之后，程恬在朋友圈里的吐槽。

我先是低烧，然后低烧转高烧，烧了一天两夜，最高烧到了39.7摄氏度。持续到第四天才退烧，之后偶尔会有低烧，头很晕，心肺功能也不太好。昨天跟我妈出门散步，我走得很慢很慢，大概走了15分钟。可能因为身体还没有完全恢复，又戴着N95口罩，整个人胸闷心慌，站在路边忍不住想吐。

我妈吓得赶紧带我去医院，做了血常规，测了心电图，还做了有关心肌炎的检查。医生看了结果，说没什么事，大概是身体伤到了，让我回去好好养着，他说我退烧药吃太多了。

高烧那段时间，我的脑子里是没有考研的，只有求生的本能和活下去的欲望。我家在皖北一座城市，但要去合肥考试，因为我的户籍地在合肥。考试前会有比如省内借考、核酸检测等问题，我本来应该是多关注这些的，因为可能随时要准备坐高铁过去。但那段时间我懒得关注，也没有力气关注，我当时想，如果不能考那就不考了，活下去就可以了。

程恬测过的抗原，结果显示是阳性。

高烧不退的时候，我开始慌张——在想自己是不是要烧三天，听说烧三天就要去医院了，我会不会烧成肺炎？我只有100斤，会不会在医院里面就死了？

那几天我整个人像瘫痪了一样，喝水都要我妈帮忙倒。距离考研初试还有3天，我的身体才快要恢复，现在的症状接近于感冒，流鼻涕、咳嗽。

我身边的考研人挺多，我高中寝室算上我一共4个人，今年都“二战”考研。其中3个感染了新冠。唯一一个没有感染的朋友，现在是恨不得挖个坑自己住进去的心情，她很怕这几天突然感染，考试那两天的症状会比较明显。我当时就跟一些朋友说，不管我今年考成什么样子，能不能考上，我能坐到考场里，就觉得自己已经赢了很多人了。

我生病期间，家人没有在我面前提过考研这件事，因为我确实是我们家症状最严重的。我爸属于那种“丧偶式育儿”的父亲，他无所谓我是否能考上。我妈因为人生经历比较坎坷，还挺支持我考研的。我问过她，如果我今年“二战”还没考上怎么办？她说只要我想考，她就支持我再考一年。她说，你现在二十多岁不去考的话，可能等到你五六十岁的时候，会想为什么当时那么年轻，却没有去考。

我本科就读于一所政法大学的非法学专业，四年的学习生活让我始终有一种“非主流”的感觉。出于对“主流”的执念，我希望能在政法大学学到真正意义上的法律知识，希望自己能成为一名检察官，因此我报考了本校的刑诉专业。去年就是，今年亦是。

我曾经担心自己考不上怎么办；这几天会觉得，活着挺好，考不上就考不上。

“阳”之前，我想过一些预防感染的措施。比如预订去合肥考试的高铁票时，我跟我妈妈买了一等座，想着人少点，感染风险会小一些。有一天我妈跟我说，她要去医院打加强针疫苗，我被吓死了，医院那种地方感染的可能性很大。我说这个时候跑去医院干吗，我大早上脸都没洗、牙也没刷，就躺在床上跟我妈大吵了一架，嗓子都吵哑了，才劝住她。

程恬在朋友圈里提醒大家注意防护。

我的考点要求我们在12月21号的指定时间内去绿色通道做单人单管的核酸，然后在22号上午十点之前上传核酸结果，考点会根据核酸结果安排考场。

我觉得考研像是20多岁年轻人的成人礼，你会想明白一些东西，也会因此变得更成熟。以前上高中时，大家总想着我要考第一，总想着跟别人去比分数高低，但其实你会发现，很多人是在不同赛道上的。

如果今年没考上的话，我要回学校把法学第二学位读完，然后参加法考。再下一步不论考法硕也好，考公务员也罢，反正肯定都要选一个。

（文中采访对象均为化名）

版权声明：本文所有内容著作权归属凤凰周刊冷杉故事，未经许可，不得转载、摘编或以其他形式使用。